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窺餘卷十一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貢生臣劉錫瑄

謄錄監生臣黃紳

周易窺餘卷十

宋 鄭剛中 撰

下經 損至姤

☶☱ 兊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謂損下益上解之後也泰之變也蹇難解矣時亦泰矣損下之道于是乎生損下益上而卦以損名蓋上雖益而下損則益猶損也聖人所以垂以為戒泰九三往居于上上六下居于三損剛益柔是之謂損夫損不可无也如損三為上乃損有餘而補不足不害其為損故元吉无咎夫何故為其可損而損人皆信之故也可貞利有攸往謂三往居上于理為正所謂其道大行損而有孚人皆信之者也易示此象固足

以明奉上之義然上或取之不已則至于剝下損始為害故聖人又發明過損之義謂上之取下適用而足何所用而過取之二簋可享矣以用享爲訓者享猶不敢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也雖然上知損之不可過則已可矣若剛柔之間不復敢損而至于虧義失禮亦豈聖人之意故彖又為之言曰二簋應有時若時當備物則禮不止乎二簋其損其益惟理所在時者理之宜也損為虛益為實剝之彖曰消息盈虛

天行也損益之道視時而為盈虛則无不當于理矣聖人于天下後世周旋反復其用心仁矣哉自三至上宗廟之象集傳曰損益二卦皆有簋象坤為腹為方震為足艮為鼻器有腹有足有鼻簋也又曰四時之享春祠夏禴品物少時也簋不可不損秋嘗冬烝品物多時也簋不可不益虞仲翔謂艮為時震為應故應有時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君子之損損忿欲而已他无加損也忿欲者血氣之動故戒之在鬬戒之在色皆以血氣為言分二體論之泰之九三不上則剛陽之性過其傷物必多損九三于上而易之以陰者所以懲其過泰之上六不下則陰柔之性溢其流蕩必甚降上六于下而制之以剛者所以窒其溢也通互體論之震動忿也艮山止之是為懲忿兌說欲也坤土塞之是為窒欲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居下體之下聖人于此爻專明損下益上之義夫上之取下豈得已哉事有不足則取之而已故下之奉上當以事爲度苟上无事于損而先以損應是諂上不以正已有事于損而猶不損焉是慢上而弗虞故初九以已事遄往爲无咎已事遄往謂上有當損者已見于事則速損而往應之不可緩也雖然遄往固可以无咎使不能應時酌損則過與不及與已事

不往何異皆不足以合上之志也故遄往酌損庶幾

與上合志集傳謂初九兌決往四成離飛鳥決起之

象遄疾之意已事古本或作祀事夫上之取下有制

非但祀也止于祀事遄往則餘皆可廢耶故知祀事

本為非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九居二固已非正使其守中而不失正尚可為也過

而又失其中則凶矣以九居二不爲不損又進損焉則失中之道也故九二當以中爲志何則二應五五之所信向者也當損下之時二以損爲不得已相與守其中道庶乎可行苟上所信向先過損而務進則非所以益其上矣學使在下如初者酌損遄往而吾之于五不敢以損爲益不損而益之可也不損而益是謂弗損益之辭與上九同而意有上下之異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一人謂三也損一人損三以益上也使三陽皆上行則羣剛爭長孰為上之反惟二陽未動九三以一爻獨進然後上六降下而居三升降之間陰陽協濟是以相得而為反此損益自然之道天地男女致一之義也不然下雖同有益上之心而陰陽竒偶不對彼安能无疑乎哉三互體為震震為行故聖人尤以行為戒集傳謂三陽並進成巽巽為不果疑也易傳謂

三陽同行則損三以益上三隂同行則損上而爲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初二三陽四五二隂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爲得其友此其爲說兼上與三言之也然損以損下上行爲義要當以三爲主三先損而上行則餘亦得其友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初九遄往將以益四也四苟不知所以納之則初必

失其所望尚安有喜四以止為體偏乎二陰之閒而不知納其本應豈非疾歟能知其偏而損其疾如人知過而改則初有喜矣初之有喜則是我使其有之也雖然欲使初有喜又在乎損疾之速若猶豫在心遷善不敏則積疢養痾非納下之道惟此遄于去疾彼遄于赴上上下相得而後喜可知陽為喜陰為憂四動互成重離无陰憂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箕子曰龜筮共違于人不契其情龜筮皆相違之物也六五以中正而居尊以虛靜而接下此謙損盛德之君也故十朋之龜有所不能違崔憬曰雙貝曰朋以十言則龜加多矣龜靈物知吉凶能先見衆賢之比也十朋不違則天下賢智之士无不損已而奉上故先之曰或益之或益之者不可主名而皆有以益上也吉孰加焉是以元吉君道至是非獲祐于上

者能之邪上祐謂乾陽在上降休自天地宗廟者也
侯果謂内柔外剛龜之象此蓋以艮陽兊陰爲言也
集傳謂自泰變至損皆有坎離龜之象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損自初至三皆損已以益上惟九二以不損爲益四
五則自損而受益上九不損而益下何則損至上九
損道極矣極則當變上九元自九三損而來既已益

矣及其變則益在其前愈利矣故无咎貞吉利有攸
往夫上九之益非自益也謂能以剛陽益下也故弗
損益之辭與九二同而意有上下之異也居上而至
于益下則在下者孰不損以從上雖使人忘家可也
此舜得大禹過門呱呱弗子之文乎王肅曰剛陽居
上羣下共臣故曰得臣得則萬方一軌故曰无家集
傳謂坤為臣二大夫位為家上反三則六不比于二
故得臣无家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者損之反損反則兌反為巽艮反為震曰利有攸往何也損反則九二升為九五此所謂利有攸往益自否變漸渙而為益曰利涉大川何也否一變漸再

變渙二體皆有坎此所謂利涉大川易推原益之所自來故以利往利涉為卦之本象又極其義而申言于後損乾之九三益坤之上六為損下益上則損乾之九四益坤之初六為損上益下明矣且以反對言之益之初九即損之上九也故其爻有弗損益之之辭剥下則下怨益下則下説以私愛及人則説者少以公益下則説者衆損上九為初九此豈一偏之愛哉故民説无疆以下奉上則下之道止于上行以上

下下則謙尊之德卑而不可踰故其道大光中正有

慶者謂五也五以中正履尊于上二以中正應五于

下道不出乎中正而君臣上下同得之豈不慶哉以

五自損往也故彖以此推明攸往之利漸之坎藏于

三渙之坎藏于二坎水也而巽木皆在其上水能載

舟而木行于水猶人君下得于民民說以載也故彖

又以木道行申言涉川之利益動而巽謂二體也動

不順理則非進德脩業之道動而巽則日進无疆如

天地施生之不已天施者上益下之義故地道受而生之其益无方雖然所以為損益者其理如此所以用損益者又當觀天地之道考盈虛之義因其可而為之此之謂與時偕行互體坤也故民說與日進皆以无疆為言至天施地生則以无方為言者集傳謂坤為方乾變之為无方也曰大光曰日進者漸體有離虞仲翔又謂上三相易則震有離故也嗚呼損益由泰否也泰否治亂之道也泰而損下泰將為損否

而益下否將為益又損之為卦上非不益也至其成體則損益之為卦上非不損也至其成體則益聖人反復之戒仁矣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過謂損之上九九元在泰之三損而予上故上益而下損非過歟善謂益之初九九元在否之四損而予初故上損而下益非善歟且否之四即泰之三也九三知上九損下之過故降四于初反損而為益此遷

善改過之義善與過常相因知其有過也遷而之善則過自改矣懲忿窒欲所以損其惡遷善改過所以益其德二者皆君子所宜觀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抱可為之才當可為之時可以興事矣苟勞民動衆無益于民則大施為所以大擾也何則初九剛明在下既有可為之才四居巽而下應之又當可為之時

所以利于大作大作謂大施為也然謂已可施為而不求益下之實徒務興事則益反為損矣故易既言大作之利象又為厚事之戒厚事猶言役使之深厚也雖然易曰元吉无咎謂非元吉則大作為有咎厚事之戒存其中矣初居震動則大作之象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與損六五辭同而所指者

巽六五或益之下益上謂人臣无不益其君也六二或益之上益下謂五之于二每事益之也夫君之益臣猶不一而足彼賢智之士能與二爲巽乎此十朋之龜所以亦弗克違也然則六二何以得此曰中正而已矣雖然六二既以中正而得益所謂中正者不可替上之所以益我者不可忘也故惟秉志不回享上无已則永貞之吉可以長保何則人臣之事君猶人君之事天天之眷顧人君者滋至則人君所以報

天者其可忘王之享帝獲吉用此道也二之享上如王享帝則亦吉矣故此文以王用享帝爲訓自五至二宗廟之象而坤震艮𦊇之象在其中六之居二正也動則失正故永貞然後吉益之二自損之五來故曰王用享于帝言王嘗用此道獲吉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天下之理有常有變凶事事之變非所常行所謂事

業見乎變者也六三以隂居陽以柔爲剛上恃巽順之應下居震動之極果于爲益此豈常行之道用之凶事則无咎爾六三之益雖可用之凶事苟非守之以信行之以中則必有專權之失故有孚中行然後告公用圭也集傳曰爲善專輒梱𢀶其民雖益猶有咎季路爲蒲宰脩溝洫不白于君以簞食壺漿餽民夫子止之惡其專也三者公之位濟世任責可以用圭然九五在上不告之以用則公猶不敢用也猶之

開國承家非有大君之命其可乎雖然六三本不當有爲爲則宜有咎惟其用之凶事又能行之以忠信可以无咎然濟世任責既非所常行則是非揺之成敗惑之鮮克終濟故象又堅其志曰固有之集傳又謂乾爲玉震東方之卦交乾爲圭圭象春生物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告公用圭謂六三中行有益之功故上告之使用圭

告公從謂六四中行有益之志故上告之以從公謂三與四皆近君者也三四不足于中能以中行則何施而不可為依遷國四之志也宜為上所聽從夫人臣有益人之志而上未從則是上未之信也上未信則志雖小不可行况遷國乎故惟上告之以從然後利用而有益邑國人所保以為安者也欲遷而之他衆志未易允觀之盤庚可見矣四本巽又在巽體必下依剛陽之應相與震動而有為如是而後國可遷

故曰為依遷國遷國非必為盤庚之事凡有益人之事欲去危即安而下或樂因循憚改作者皆是也近君之臣以巽順承上又下與賢才之士相依而有為人君豈不欣然從之耶上從則吾之志得矣此所謂益志者也益之巽乃兌之反益之四即損之三反復有兌口故皆曰告公坤為國四之初遷國之象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問而惠者曰惠也曰惠而實不至人肯以爲德乎不問而惠者心惠之也惠由于心我雖不言人以爲德矣九五是也九五履尊位以中正益下此誠心以爲益非騰口說以惑人也豈不元吉而有孚哉曰九五有孚惠心勿問上以信及乎下也曰有孚惠我德下以信應乎上也此所謂交相信也惠之爲益益而有順意故其爻見于巽體惠我德者下知上惠之爲德故亦信順以懷其君九五之得志莫加于此矣益之

巽即損之兌兌口也爲問今反兌焉勿問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居益之極用以益人猶庶幾上九居无位之地益雖極而无以益人傷之者至矣非特如此益之上九損之初九也方其在下損已以益上今其爲上不損已以益下立心如是豈有恒者哉是以凶故象又曰莫益之偏辭也知益已而不知益人其偏甚矣象所以

推明其義若曰易之辭爲上九之偏也巽在上震在下反雷風之體故曰勿恒上九无以益下其欲擊之者非但六三故曰自外來六三六四皆曰告九五曰問上九曰辭蓋以諸爻之象反復皆有兌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

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決也決者去之易而用力之果也柔不勝剛君子不肯與小人並以五剛去一柔其用力豈不果而去之豈不甚易孚號王庭指名其罪而一柔去矣雖然有而去之不可易也理雖易去而為之不可忽蓋去惡莫如盡一陰猶存則不可謂之盡又其所處在上苟決之不善則蔓或可滋窮或為敵自古志小謀大惡未去而禍及其身者不可勝計故孚號謂言亦去

惡之危道此其所以有厲也健而說決而和合二體之材所謂善決之道也一陰未拔號雖已孚君子猶履危而行為一陰所間其道未光惟有攸往小人盡然後君子之道大光是則孚號而能厲何患之有故彖謂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若君子自治之訓也邑者已所有告自邑則敬戒先自我戎者敵之在遠内患未殄不即戎而求亂也不然則窮而不利故彖謂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夬陰

盡則无事于夬有柔可決則是陽進而未至也五陽進而往焉然後夬道終至故彖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兌口舌之象虞仲翔謂夬與剝旁通有艮體艮為庭集傳謂上六與九三相應成巽巽風天之號令也又成離離為光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夬之所以為決者為五陽上進一陰猶在故決而去之君子之去小人豈貪位慕祿而然哉如澤上于天

欲施以及下而已故夬道既成一陰已去則當施祿及下謂以利澤與之也何則陰陽未嘗偏廢但有上下之異爾陽進居上則陰出其下去而不得所養則陰不自安此其忌君子之道也君子觀夬之象以德自處不使尅核太至則在我不居其薄在彼不失所養小人无得而忌矣則忌當作明忌居謂以德自處明謂通達其理易傳依古本作則忌則訓約忌訓禁謂約立禁防王弼讀爲明忌而其訓義別或謂以德

自居則有忌之者其義亦通但諸卦大象之辭未有如此立文者故知其非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在下體之下以行為事趾也與四相應大壯之震足也其應在前故曰前趾故大壯之壯于趾夬之壯于前趾其義同蓋位卑性鋭喜于上進聖人皆用為初九之戒欲其謹始也又況夬以決柔而柔尚在

高位尙不能量而進慮而動有如不勝則初與四方
為前趾得无咎乎集傳曰不言凶者陰將盡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惕懼也號呼也諕說猶足以震驚師衆小人不自安
惕而號曰莫夜有戎所以恐衆而幸免也是何足恤
何則戎以莫夜而來冀以陰邪干正二乃以剛明得
中之道與五陽並進勢可決而去之尚奚恤且伏莽

之戎不能興以害陽則欲消之寇豈能爲患然聖人謂非九二之得中道則獸攫鳥逸之患所未免也觀二與初則孚號之厲可見矣四動成坎坎爲憂惕之象兌口號之象二動則初二三成離離日在坤地之中莫夜之象蓋夬與剝旁通初二三坤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易傳集傳同謂九三爻辭差次當云壯于頄有凶獨

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考之于象只依文讀之自无礙又王弼以頄為上六非也頄者面之顴非陰爻之象大抵九三居内卦之極不以夬為夬故有是喻居下卦之極而止以象顴者以其上猶有陽也不以夬為夬者為其獨與上應也當羣剛決柔之日三與柔通失夬之道又表表然以陽暴著茲其所以凶雖然使君子而處此爻其必有道矣夬夬者君子處夬之道也君子雖不免與上六親然不敢廢夬

之事獨行遇雨謂五陽之中惟己與上和所謂不免與上六親者也雖與之親茍以濕沫濡我則矜莊之嚴足以絶之此所以不廢夬之事者也惟如是則可以无咎𢃄非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之義鄉聖人爲此訓者非謂九三不能然因其偏而以君子爲訓爾集傳謂兊澤下流遇雨之象傾或音仇皆訓面顴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爻爲陽而其居則隂也謂之隂而其性則陽也若是者能果于夬乎當夬而不果于夬故以坐則不安以行則不進宜其有悔也坐不安謂三陽上進而已礙其路當有傷故曰臀无膚行不進謂居隂違衆而剛陽復不能自已故曰其行次且膚者隂柔之物故噬嗑與剥其言膚皆在隂爻李鼎祚謂凡卦初爲趾二爲腓三爲股四爲臀四雖隂位而以陽居之是

无膚矣次且或作趑趄王肅謂趑趄行止之礙四本大壯震之足為其居四故不果于動是趑趄矣雖然使能牽羊而進則庶幾悔亡何則羊善觸以羣行三陽之象也九四尚能以不安處之勢不果決之行連羣陽以進尚可成夬牽羊謂與衆剛相連而往猶小畜之言牽復也四本震震為聲方三陽上進之時其決柔之聲先聞于四矣惟聞其言而不以為信故忘其九而安于四此无他耳聰不明而已矣兌口為言

四動成坎為耳四次且不動坎毁故聰不明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馬鄭皆以商陸為莧陸惟宋衷謂莧蕢與商陸蓋二物性皆柔脆可以不勞而夬然圖其易者當思其艱故聖人以莧陸示不可忽之戒謂必以夬為夬不以易為可忽然後意專于夬而隂可去也夫五陽並進同力為夬而夬夬之戒獨見于三五者蓋三與六應

五與六比當決陰之時二爻容有牽私愛泥近習之心故雖以九五之尊得中行之道而象猶以為未光也荀爽謂陸差堅于莧莧根小陸根大集傳謂大壯震為蕃鮮先儒亦有以莧為莞陸為睦而傅會兌說之義迂矣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兌口號也虞仲翔則謂上應在三三動體巽巽

為號王弼曰小人在上君子道長衆所共棄非號咷所能延也曰无號猶言悔之莫及諭之使勿號爾易欲小人先事蚤悔如此豈不仁哉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不可偏男女不可无偶而曰勿用取女何也曰勿取者謂女壯也不以柔静為德而反以剛健外向此之謂壯女取壯女則陽消矣一陰始生五陽在上女固未强而曰壯女者盖一陰生則壯之所由聖人之所切戒也合二體論之女位乎内而以剛健出外壯之所由也分二體論巽雖一陰實為長女陰向長則乾陽向消此不可永久之道而可與之長處乎方陰之未生午猶陽之位也陰生于午則出而與陽遇

矣故卦名姤又曰柔遇剛也男求女則可女苟出而求男不良也遇剛者謂陰出而遇陽勢復滋長此壯女所以不可親雖然執此以廢陰陽之義則男女无偶生生之道息如之何至于咸童哉故自天地以下象又取姤之時義推明之卦无坤而有天地者以陰陽言也天地遇謂兩相遇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類是也荀爽謂乾成于巽而舍于離坤出于離與乾相遇九家易謂陽起子行至四月六爻成乾巽位在

已故言乾成于巽既成轉舍于離則咸章之道也不曰萬物而曰品物者品有竒偶之義故也剛遇中正謂二五也諸家多以二五共有中正惟集傳謂九二剛中臣也九五剛中而正君也剛中之臣遇中正之君有其位有其時君臣相遇亦猶天地之相遇君臣相遇則天下感行猶品物之咸章也推其時義蓋亦大矣

彖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有風鼓動萬物物无不遇此乾巽之象也巽為命施命誥四方蓋取其周徧也誥本或作詰按大司寇呂刑之詰四方皆謂刑也詰有謹治之意故于刑言之姤之象謂巽命也當作誥无疑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羸豕謂一陰也一陰在女則壯在豕則羸者為其積微不已將至于著故曰壯為其變陽為陰陽已失實

故曰羸壯女人之所畏羸豕人之所忽繫于金柅所以謹其蹢躅之凶而不敢忽也柅織績之器或以為止車之物説文曰柅絡絲趺也制柔之道當使牽制而有所屬又易之文上以繫下以牽則柅當從説文作絡絲趺以乾金為之則其制物加堅重矣柅謂九二也或以為九四夫四固初之應也微陰既生自信而蹢躅使无以制之往見所應則有攸往而見凶矣其為惡不已濟乎聖人直欲于未蹢躅之時牽而制

之非九二其誰堪之四動成離目為見初與四合則二亦隨消故集傳曰有攸往見凶戒九二也嗚呼聖人戒陰之訓至矣一陰不能遏進為二陰則君子當遯遯之九三繫遯為疾者惡其遯之不決也又進為三陰之否五陰剥則陽消无幾矣故于一陰能不眂女者大人之事聖人則見幾于一陰未生之前非天下之至神不能為此雖然四陰不為不感而易取為大觀之象何哉盖有九五居四陰之上羣陰屏伏猶

人君以剛明中正之德居尊位而觀天下雖小人亦觀感而化故上巽下坤之成卦專為九五非若剝否遯姤以陰爻多少為言也蹢躅古文作蹢躅亦不靜之意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裹也裹而有之與苞同義故虞仲翔引白茅包之為證或音庖廚之庖者豈下有及賓之文故惑歟初

六陰柔巽伏有魚之象九二見而說美且于巳親比雖有之无咎此之謂包有魚然包而有之其有固矣豈容分而之它所以不及賓也賓謂九四四固初之應然方自外來又二包有之巳固義不得分矣二非有人之有蓋遇道貴一故也然則遠民者可不戒哉

集傳謂初易四成兌澤巽于澤下魚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當過之時皆欲求遇求遇必于己之所好此九三所以亦初之求也然初已爲二所有雖其應猶不及況三乎三不得所求故以居則不安往又无應故以進則不果此所以无膚而次且也居則不安行則次且亦危而有咎然不至乎大咎者以三能舍而去之不牽于所好也九三性本剛陽在過之時勢當求合以在巽體故次且而不果既求而不遇終去而已矣集傳謂姤者夬之反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故二爻同

象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之民即九二之魚魚者民之象也九四之包无魚謂不能包有其民也民心无常四遠之也民遠則凶作矣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盤庚之登進厥民知此道也后以施命誥四方所以不敢下而遠之常欲上之德意與民通也主在此民在彼不相及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自天謂自上九乾爲天而在九五之上故也九五任賢材以包有其民所以過下過民者无所不至又居中守正含章而不耀所爲如是而天命不祐者未之有也有隕自天謂當有休命自天而降故象推明之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謂陰爲豕則易躁宜有以制之謂爲魚則易敗宜有以聚之謂爲瓜則易潰宜

有以堅之以杞包瓜謂以堅良之物防其外也夫人君違天而不顧則天之所棄志天而不舍則天豈能違有隕之命豈不以其志天而不舍耶必曰有隕者巽為命而在下蓋自上九降而下也巽木為杞以二在陽爻故為材之良干寶曰巽為草木又為田田中之果柔而蔓瓜之象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角之爲物上窮而極過道至于窮則物莫之與无所遇矣故吝雖然莫之與則宜有傷之者而曰无咎者蓋角于過雖窮猶可以禦患乾爲首位在首之上角也

周易窺餘卷十一

宋　鄭剛中　撰

下經　萃至井

☷☱ 坤下兊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睽乖也小事猶吉萃聚也亨宜矣萃卦以假有廟為主備物孝享見萃聚之盛所以致此者順説與剛中而已惟能以此道致于假廟故可以盡大人之德為天下所利見以用牲則吉以有往則利或曰亨利貞利攸往三者皆人君所利而曰為天下所利見何也曰萃聚之時非大人不能治故天下以見大人為利然人利見我則我亨矣非君之利乎宗廟人君致孝之地然時方睽乖則六馬散于朽索之下能至宗廟

備盛禮乎故曰萃亨王假有廟此一卦之主也聖人又慮天下後世不知所以致此之道故合二體以明其才坤之順兌之說是也能順以說雖足以羣天下而聚之必有盛德維持於後然後聚而不散故又取二爻以極其義五之剛二之應是也順說者上下之所同剛中而應者人主大臣之所獨何則上以說順乎下下以說順乎上萃道由之以成此上下之所同也君以剛中而為主臣以柔中應之萃道由之以保

此人主大臣所獨也惟如是故天下之散者皆可聚而聚者不復散矣所謂聚天下以正者非在是乎此其所以利見也大人謂五也非五之德出于正天下雖或暫聚不能至于亨正者天命聖人之德用大牲者天命人君使備禮利有攸往者天命人君使有為其德正矣苟當用大牲而為二簋之損與夫利有攸往而有不出門庭之失猶非所以順天也故惟利貞利有攸往用大牲然後為之順天命非特如此散必

有聚聚必有道此天地之所同也天地說以順萬物萬物說以順天地天以陽剛而正乎上地以陰柔而應乎下此天地萬物之所由聚其情狀不出乎此故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自四以下宗廟之象坤牛大牲之象巽為命天命之象二五相易成離見之象小過變為萃鄭康成謂互體有艮巽艮為門闕巽為木宮闕之象四本震文為長子入闕升堂祭祖禰之象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除戎器如費誓敹敿鍜礪之類謂穿綴磨礱之也攻取征伐如穿綴磨礱之事或可臨時為之若遇不虞則无及矣不虞為非意之所虞度所以不得不戒也比萃兩卦皆水與土曰水地則為比曰地澤則為萃者盖水與地取其親比澤與地取其鍾聚地以制水令也澤上于地則所聚者積久而升矣故物聚則憂散衆聚則防亂君子于此宜加謹焉蜀才云除其戎

器脩行文德豈知易哉虞謂君子為五大抵萃有艮

巽互動則有離坎離為戈兵坎為弓巽為繩艮為石

又為手所以除治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順以說則萃有疑焉豈復可聚哉三不正而比四故

初疑之三于初剛明之配也无棄背之理初見三而

有疑爾疑其所親有孚不終也故乃亂乃聚亂謂求

聚之志紛糾于中蓋疑為之病也四既不相棄背見初不至必號而来之一聚為樂為初者可以往矣何則陽唱陰和初不至而四號之乃其情也真親未笑而和四必欲與初一握為笑者蓋有疑在前不握聚為一則情不通聚則惑亂之志可一笑釋矣初尚可以三為恤乎故曰勿恤往无咎互體為艮巽巽為號艮手握也兌為說笑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坤之三陰初以疑而不終三以比而小吝所以求聚者雖急然于聚道未有得也二以中正處二陰之間不疑不比待五引而後聚其求聚雖不急然于聚道可信也物聚而有信行乎其間則何為而不可雖用禴可享矣何則无故而合者亦无故而離又況二之于五位卑應遠非其引之而前則勢跡情阻羅列以進猶恐以為簡況用禴乎禴夏祭之名祭之薄也小

信未孚神所弗福中正而孚則祭雖薄神享之矣猶君臣之間誠信既著則聚雖不以文上所納也故曰孚乃利用禴以祭為言者蓋萃乃用大牲之時二以中正用禴猶大牲也二人臣而以祭為言者臣之事君如君之事天益之六二曰享于帝者此意也互體艮止于内外之中中未變之象先儒謂巽為繩艮為手引之象集傳謂禴以聲為主五本小過震震為聲為長子用禴之象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當萃之時際乎上下體之間可謂萃如矣然欲與四聚則四與初應欲與二聚則二與五應進退無一利者是以嗟如惟往之上尚可无咎何則上與三雖非陰陽之配然上六居巽體無應而孤立是亦求聚之時也六三之往何咎哉然近不容于四二遠即上而僅合亦吝矣虞仲翔謂巽為號故嗟如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无咎者善補過者也謂凡施為宜有過而善足以補之者曰无咎君子抱有為之才无有為之君或无可為之時與无其民者茍出而有為皆取凶之道九四上承九五當萃聚之時下三陰舍我而求聚在四可謂大吉然僅以无咎者位不當也不當者之過用大吉補之可以无咎而已君子可不謹所處乎先儒謂

四動之正則吉而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大有人君有大物之卦也不曰有大而曰大有者大不可有也位者人君之大寶也无位固不足以聚人既得其位則宜忘位以聚天下苟處顯自私以位自有則所以處萃之志不光矣道不光則衆不孚衆不孚則以其尊位可以无咎而已雖然以仁為主堅守

正道去其有位之心則悔或可亡也元謂仁也永貞者堅守正道之謂也或問何以知九五之有位曰易不謂九五果有是也謂居九五而萃有位則其理應爾故以元永貞開其進善之心大抵處萃之道尤人君所當戒五動有坎離坎為志離為光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易傳曰君子謹其所處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不以

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及其窮迫則顛沛而涕洟足以盡上六之情矣蓋下非所乘而內復无應此其顛沛涕洟之日也雖然萃以聚為事上六雖失所據不能自安而衆未加疏斥也故无咎使其當夬決之時則及禍矣故夬之上六曰无號謂其雖號而凶不可免矣齎咨者悲怨之聲涕洟者目鼻之液來自小過有震為聲兌澤下流為液

巽下
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下者坤之位坤而在上則書所謂若升高必自下也下而升者時焉而已矣柔以時升彖謂坤也時雖可升苟无用柔之德則于升道為未至巽而順剛中而應此用柔之德彖故又合二體以言之剛中謂二也五以中順之德應乎上所謂剛中而應也夫剛而能

中行之以巽而上有應之者用此以升其升不困不然決起而飛不過蜩鳩之控地而已其能大亨乎故曰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大人謂五也五以中順之德在上二以剛中之德升而見之志同道合有利澤及人之慶尚奚恤哉易傳曰南者人之所鄉也南征謂前進也進而遂其升則其志行矣然坤在上无南之象考之春秋傳晉侯與楚子戰筮之遇復史曰吉復亦坤在上也而謂利

于南者杜預謂陽起子南行而推陰也升曰南征吉者豈亦南嚮推陰而進可以行其所志乎非特如此二之五有離坎互體有震離南方也震為行故南征吉離為目故見大人吉坎為憂二之五得位雖憂可以勿恤不曰利見大人而曰用見大人者蓋用此道以升見大人之利也本或作利見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巽木在山上則曰漸在地中則曰升者山上之木取

其高地中之木取其下高者要其質之所託下者原其生之所自二卦所以不同也君子之積德其猶地中之木乎順以高大而已矣柳宗元載郭橐駝之種樹无不活且碩大蚤實以蕃者无他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君子之積德亦能順其天而致其性則可與言易矣宋人揠苗非順德也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二與三皆以有應而升初雖升而无應其于升若未允矣然與二三同在巽體又二之升五將以有為而于已為近比附而偕升孰云不允哉允謂舉事中理而人信之大禹之賢以成允而致況餘人乎此初所以大吉也大抵隨小人以進則不可初之升偕陽爻此葢隨君子以進者進而合君子之志兹其所以允也集傳謂坤為衆為順二三四兌為口衆口順之允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應九二者惟六五而六之剛明比九為不足下將升上苟上之剛明不足則間隙疑貳之所由故二必待與五孚而後利用禴禴夏祭之薄者也先誠意而後文飾非交相信者用之不格升者萃之反升之二五與萃相反爻辭彖意反復无異者以明爻雖變而其為君為臣者孚不可改也九二于用禴之後象謂有

喜萃之六二止曰中未變者盖六二主聚散為言聚散者進退也故貴乎不變九二與五孚則施為矣故有喜卦无七廟之象而亦曰利用禴者與萃為反對象在其中也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陽為實陰為虛九三之升上六以實入虛也坤為邑故有虛邑之象升虛邑言升之易也抱陽剛而體

巽順者其升如此邑固有虛而可疑者晉侯伐齊齊師已遁叔向猶曰城上有烏邢伯曰有班馬之聲若此類雖知其虛而猶有疑也鄭取宋師于嵒以六邑為虛其為虛无疑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王用亨于西山謂太王用亨于岐山謂文王何以知之曰以卦知之也隨以順從為主順從者雖遠不違

故隨之上六爲太王之爻以其隨之者衆也升以進越爲事進越者視時爲可否故升之六四爲文王之爻以其升而能止也文王下順羣情上順天子時未可升則順事而已易傳曰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道則當亨矣盡此道者惟文王乎升而能止謂四以陰居柔而在下反萃爲升則升之六四在萃爲艮體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自初至四由下而升皆臣也升而至五則等級辨矣居尊而等級辨雖大得志然不可以不貞故貞吉然後可以升階雖然五之貞當如何曰下應陽剛之臣與之合志則五貞矣虞仲翔謂巽為高坤為土震升高升階之象然有萃之艮足以陟坤土升階之象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陽實為富陰虛為貧升至上六陰虛極矣此處困就

消之道而昧者為之此之謂冥升為其進而不已也苟能以不已之心進進為德是謂不息之貞昔之冥者將化為日新之盛雖髙明光大可矣非坤陰所能消也然聖人于冥升之後繼以不息之訓者蓋升之象本順德積修之事既為冥升之戒則當勉人以善孰謂駑馬十駕上六不足以為之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易傳謂君子大人通稱對而言之君子通乎大賢小賢而大人德配天地者也故君子之所為大人優為之大人之所為君子容有未至者知此則困之彖可言矣困有亨之道然非必亨也惟處之有道然後其困亨君子大人不幸而處困未有不亨者蓋其處之有道也大人則又非特亨而已矣剛中而正吉而无

咎故困亨貞吉以大人為主彖恐天下後世謂困非
大人不亨憂悲頓挫或有以傷人為善之心故析而
言之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
剛中也蓋言處困貞吉雖以大人為主而不失其所
亨亦君子之所能也何則君子謂二也大人謂五也
二揜于二陰之中五揜于一陰之下所謂剛揜也然
居險而能説是剛雖見揜于陰而樂天安義豈嘗失
其所乎此君子之所以亨在大人為不足言也五近

无所據遠无所應而體剛得中不失其正此大人之事非君子所及也或問君子之居困无乃不足于貞乎曰居困而不失其所已足為君子又能不失其正則進而至于大人之德矣易非不足于君子其辯二五者不得不然也人无貴賤智愚其心皆有所亨亨蓋其所得于心者也窮困迫之未有不失其所亨者是以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无談說之序則不樂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此皆遇

困而失其所亨者也君子何以異于人哉心之所亨者與人異雖遇困而不失也兌口在上尚口也聖人又為有言不信之戒者盖困未至于窮也小人揜之心不和平感而為言失于輕躁言无所取信其困也始窮矣聖人委曲為處困之教如此虞仲翔謂上變口滅尚口乃窮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窮通禍福為命所致而以憂樂隨之者致于命者也

閱窮通禍福之來而不以憂樂應之者致命者也致命則至于无可奈可而後止則吾為善之心豈不遂乎澤有水其利物之遠已不如川澤而无水君子獨奈何哉致命遂志可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以險柔之資无能為之才處卑下之地此初之所以臀困也初雖困使有以援之尚可安其居為之應者

方與五共揜于陰无以庇下初往從之又入坎中愈昧而不明此臀困株木于幽谷之象也四互體有巽巽木上下皆陰不能敷榮枯株而已困自否來二本艮體艮為山變為九二成坎險幽谷蓋山險无陽之地三歲不覿蓋闕時久而不得與應通也應在離體離為目應揜于陰則初无所見不覿也九家易謂兌金傷木株木之象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養賢者五也五方困于劓刖則未有以養賢故二困于酒食酒食所以養也然二以剛中之賢不爲失所養而不亨同德之君復不失其正終下求之俾得其所養故上下誠通无所不格何以知五終下求之朱紱方来是也朱紱人君用以飾下亦見股膝行動之意利用享祀爲其誠通而有格也李鼎祚謂乾爲大赤朱紱之象翟元曰陽從上来居中得正富有二陰

故曰中有慶大抵不待上求妄動干進則失其所謂中矣其得凶尚誰咎哉故聖人戒之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不祥也

堅實不納者莫如石堅鋭難藉者莫如蒺藜三以陰柔之資處非其位蓋不善處困者也當困之時不善處故進則見拒而不納故困于石謂不為四所納也退則失指而有傷故據于蒺藜謂非二之所肯承也

是以危辱隨之雖其相親者不可得而見矣處困之道可不先正其身哉困自否來三在艮體艮為石在坎之上坎為蒺蔾集傳謂艮坤為宫坎為夫離為妻為目為見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困之時所以致困者豈一端而已哉初四之配也四往從之于理為正而二能為之阻故亦徐徐而不敢

前夫二剛也四亦剛也四何畏二奈何二方應五其才足以有為四以不正之剛不足以拯人之困躊躇其來亦可吝矣雖然困者時也其不可易者天下之正理也四之于初雖有疑懼之阻而二本无他初亦不變者為其理之所在爾易傳所以譬之寒士之妻弱國之臣也集傳謂乾變為金坤為輿金車之象虞仲翔謂歷坎困之象大抵二以寛裕載物則有車之象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是也此取其能載九四故

曰金車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消陽者莫如陰剛揜于陰則陽消矣故上劓而下刖

上劓謂傷于六也下刖謂傷于四也傷于九四而曰

消于陰者自君言之四亦陰也二者五之應五待以

有為五既有劓刖之患而二亦佩征凶之戒未之肯

前五是以有赤紱之困赤紱人臣之飾其股膝行動
之意與朱紱同困于赤紱則是其臣未肯來應也然
二五同德所以濟天下之困者也一旦誠意感格如
祭祀之通則上下並受其福矣此其為說在于後也
故乃徐有說不曰中正而曰中直者九五正自可知
君臣以賢德相求初雖𧿒𧿒而終無不契者亦在理
為直爾困自否來初二三四宗廟之象故二五兩爻
有享祭之義艮為鼻震為足虞仲翔謂兌為刑劓刖

之象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有不可動者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得不動者上六是也故征吉夫吉凶悔吝生乎動況困之時乎而曰不得不動者蓋困至上六極矣極則當變與其愚不知變求于三徙如葛藟之累乘乎五復蹈臲卼之危則无寧舍而去爾故易為上六設辭曰吾動固有

悔然謂有悔而不動則當變而居悔亦不可免故惟征乃吉征吉者以吉而行非坐困而止也六居上不安䡾卼之地字與秦誓杌隉通虞翻謂巽為草為葛藟之象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

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德之地也邑可虛而地不可遷故曰改邑不改井

泉在其下積之不為有餘水上于井散之不為不足

故曰无喪无得来而汲者井也汲已而去者亦井也

故曰往来井井此蓋以井明性所以見養人不窮之

德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以瓶幾及綆而敗汲

者既无得井道亦无功故曰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

凶此蓋以井明性示為善不終之戒坎水也而在上

巽順也而在下蓋順水之性而下求之而出之于上也鄭康成謂巽木桔槹也桔槹引瓶下入是以木順水下求之義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言井之道如是也以爻求之井自泰来泰之初九上為九五其剛在中而成坎坎之性豈隨邑以遷哉荀爽謂陰来居初有實也故无喪五復失位也故无得往来亦謂初五之升降凡此皆其見之于爻者也通井之義則養人之德備矣鄭康成謂互體離兊離外堅中虛瓶也兊

口也荀爽謂巽繩爲綆初欲應五爲二所拘故羸其瓶也虞翻謂坤爲邑乾初之五折坤故改邑初爲舊井四應甃之故不改井集傳謂自四至初成反兌兌爲口爲毀折巽繩反上而毀折之汲水至井口羸其瓶瓶口在下覆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君子既以井之義自脩復以此道使人修勞民勸相所以使人修也勸相之可矣必先之以勞民者蓋井

以坎為體坎勞卦也故井之功成于勞今夫汲之渫之上之于木布而散之然後井之功成人之于性深之養之疏瀹而道達之然後人之性善為其憚修為習偷惰故不免于勸相自彼視之為勞也勸之所以使其嚮善相之所以使其有成雖然自修使人修皆井也而易獨以勞民勸相為大象者蓋施澤及人井之本意先儒勞作力報反非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以汲而日新泥而不汲則舊井也舊井猶習井廢塞滓穢禽亦不以之為營窟人賤之物惡之宜為時之所棄也初六以奥渫自處乃至是哉干寳曰在井之下體土爻故曰泥集傳謂離為飛鳥四不應无禽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谷井中旁出之水不能上行止流以注鮒魚而已鮒蛙之屬莊周所謂得斗升之水可活蹶泥則沒足滅跗者是已初處卑下故以象之射鮒之谷使得善器繘而出之猶足以及物甕復敝焉水漏而下洩終不能上矣九二无應于上下比于初其義如此尚誰與之哉崔憬曰惟得于鮒无益于人盖為是也在初時舍在二无與學易君子觀井可知其戒矣集傳謂二動坎水注于艮山之間谷也兌巽為魚子夏謂鮒

蝦蟇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賢士固有潔身脩性而忘世者固有潔身修性而為物者九三蓋潔身修性而為物者也何以知之九以剛明之才居得其正其在井乃疏治滓穢湛然可食者然井以水上為功而三尤在下體之上是井雖潔清而猶未為人所食也井泥不食則不可用汲渫而

不食必有為之動心者人將引而汲之矣猶之賢士抱才勵志雖未為世所知有善類焉如上六者應而引之明王其舍諸必相得有為上下並受其福矣審如是則九三可惻之行明王自應錫之以福而曰求王明者豈九三有為之志固亦不能自已歟王謂五也互體為離故王明集傳謂兌口在上不食也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渫以去穢甃以防壞井以上為功而坎之性下上則井動而勞而四之位静其為井乃巽工甃治之時无汲取之象也故曰井甃无咎其甃也非廢井之用将以應上及外而已是以无咎字林謂甃井壁也虞仲翔謂以瓦甓壘坤為土離火燒土為之孔穎達曰施之于人可以脩德補過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泥井谷无食之理井渫有食之理而未為人所食
六爻可食者九五而已故曰井冽寒泉食九五之食
為其冽而寒也泉冽而寒以中正也崔憬曰冽清潔
也泉者井之原泉出而混濁之則不冽不冽則温水
生天一于方為北坎宫之陽以其在北故寒有陽故
冽此井之本原猶人之正性未旁出而流散非九五
之中正不能有是也井冽而寒泉則應物之求可以
養而不窮矣此人君之德也先儒謂周七月夏之五

月陰氣在下故集傳謂五月卦陰氣自下而上井寒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六井道之成也凡物之成皆以收藏為事惟井之成以不窮為德戒在干收雖居可收之時猶宜勿幕往来汲者汲已暫止此井收之時也干本幕為羃謂以物蒙覆之勿羃則以不收為收發而顯露之隨其所取我以應物自信而物亦信于求我以是處收

可以反羸瓶之凶矣茲非有孚元吉之時歟井自泰來坎乃坤之全體坤為吝故聖人至井成而戒收作去聲讀者非